

俗情孽缘

● 雪米莉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清纯美丽的日本少女大岛由美子，暑假来香港探亲，结识了父亲大岛茂的西屋公司总经理助理丁大伟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堕入爱河。

商战激烈，由美子遭劫，丁大伟的好友、大岛茂的义子方泰，孤身入虎穴，救出了由美子。由美子钦佩方泰的见义勇为。心胸狭窄的丁大伟因此而妒忌方泰，结果被西屋公司的对立派用美人计拉下水而弃绝了西屋公司，弃绝了由美子。

杰出青年方泰在商战中锤炼得炉火纯青，在爱情上也大获成功。然而，正当他和由美子向大岛茂报告相爱的喜讯时，悲剧却降临在他们的头上。

一桩错综的血缘秘密暴露了，一幕悲壮的爱情惨剧发生了。

方泰、由美子、丁大伟在绝望中选择了他们不该去的归宿……

血缘乎，情缘兮……

序

太阳升起来了。

赤柱半岛迎着霞光，豪厦林立的建筑群，迎风飞绿的椰子槟榔林，金光闪烁的海岸沙滩，全都抹上了一层曙红。赤柱海湾是著名的玫瑰色海湾。

难得的秋高气爽！又一个旅游的好日子！

海滨浴场虽没有夏日浴水戏浪的喧哗，租船海上兜风的少年少女，倩男美妇却不会忘记这儿。何况松软的海岸沙滩是天然的情侣走廊。

海风习习，海浪轻轻，漫步沙滩，携手细语，那是怎样的一种诗情画意，温馨甜蜜。

白浪拍岸，游人如织。谁也没想到，三具尸体从海里打捞上岸！

一具女尸！

两具男尸！

尖厉的警笛划破海空，告诉人们“三尸案”正式划入赤柱湾警署的侦破档案。

三具尸首并排停放在沙滩上。更多的人们把视线投向那具年少的女尸。

那女尸虽然在海水里泡过，却仍不失青春的美艳。

“哇，好美呀！”不少人从心底里发出啧啧赞叹。

她身边的两具男尸，同样的魁梧。

一个靓仔！两男一女，典型的三角关系！

在尸体不远处，停放着两辆高级房车，一辆摩托车。

显然，这个三角恋情发生在富家子女之间。

显贵之家多艳事，艳情迷离，稀奇古怪！

三具尸体都没有任何伤痕，衣衫都没有一点破损。

是暗害？不像。

是情杀？不可能。

是殉情？也难断定。

只有海风知道，海浪知道，海湾的黑夜知道！

第 一 章

由美子初到香港，还没有观赏东方之珠的美容倩影，就感受到一缕缕清新活泼的气息。

18岁，含苞欲放的18岁，青青葱葱的18岁，刚刚告别了少女时代，一切都变得更美好起来，像梦幻中的童话世界那样美好。正因为这样，她才答应了父母的要求，打算用一个暑假时间来圆对于香港的美梦。

步入大岛别墅，她差不多被富丽豪华惊呆了。

宽敞的草坪，高大的凤凰树，绚丽的花圃，绿得见底的游泳池，烘托起那幢红墙黄瓦汉白玉石栏杆的古典式楼房，格外光彩照人。

日本首相的官邸，未必能与这幢别墅媲美。

天啊，父母在香港生活得比在日本气派多了！

欢迎由美子的晚宴在家里举行，虽然是极普通的家宴，也没有派对，但气氛却很温馨欢快。

餐桌上的每一道，都是地道的日本菜，不仅精美考究，而且极对由美子的口味。

“哇，在异国他乡也能吃到这么漂亮的日本菜！”由美子

一动筷子就惊奇起来。

妈妈看见女儿开心，自己也很高兴：“知道你要来，我们请了一位日本厨师，按妈妈的吩咐做菜，自然是女儿喜欢的味罗。”

说着，妈妈又不停地为由美子夹菜。

“好吃，真好吃！谢谢妈妈！”由美子贪婪地吃着，还一个劲儿地赞美。

父亲为女儿的好口味从心底里高兴：“由美子，总算平平安安到了香港，这以前，你妈妈一直担心你呢。一个18岁的小女孩单身出国，父母当然放心不下罗。”

“开始，我也有些害怕，可是一旦上了飞机……”一口食物哽在喉管，由美子没把话说完。

“是啦是啦，我坐了几十年的飞机，却没赶上一次空难。”父亲兴奋起来，每句话都充满着喜悦。

“得了吧，幸运总是笼罩着你。”母亲揶揄父亲道。此刻，她想多听听女儿说话。

“也不像爸爸说的那么轻松，飞机在高空上，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好吓人呢。”

“真的？出什么事了？”父母不约而同地问。

“飞机撞上一股莫名其妙的气流，接着又是一阵雷雨。那情景可怕极了，那时我心里想的只是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”

“天啦，这种事让我碰上，也会恐怖得不得了呀。”母亲嚅嚅地慨叹。

“还好，贴近我身边的一位香港青年，不断地安慰和鼓励我，不然，我会给吓昏过去的。”

“喏，我女儿赶上贵人相助，真是难得的缘份。”父亲乐

不可支，说话也少了分寸。

“爸爸，你取笑我？真坏。”

“由美子，你没有邀请那青年来家作客？我们该好好谢谢人家啦。”妈妈总是心细。

“我们一块儿走出机场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被警察扣下了。”

“什么？被海关扣押？”妈妈一怔。

“也许那青年不是一位正经人，如果不是走私、贩毒……”

“爸爸！”由美子嗔怒起来，打断了爸爸的话，“你总是看人太坏，依我看，那青年就不是坏人！”

“这么肯定？”

“女儿的感觉不会错。”

“哇，我的小姐，刚踏上香港，就染上香港人‘跟着感觉走’的毛病，小心上了感觉的当啦。”父亲亦庄亦谐，逗乐了女儿。

由美子并不怨爸爸。她有许久没有得到父母的怜爱，此刻她要好好领受父母的温情。她狼吞虎咽地享用着妈妈夹的菜肴，简直像饿了许多天饭的人一样。

父母望着女儿可爱的吃相，会心地笑着。

“怎么，你们一定觉得我太可笑了，是吗？”

父母又是点头，又是笑：“看你吃得这么开心，我们比什么都高兴。”

见父母如此疼爱自己，由美子也情不自禁地乐了。

群星璀璨，灯火阑珊，置身香港之夜，谁都会误认为自己就是其中的一盏灯、一颗星。

由美子躺在宽敞华丽的卧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干脆爬起来，站在阳台上，眺望星空灯海，任凭晚风轻抚秀发，轻抚柔美稚嫩的脸庞，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清爽。

“哇，香港美，香港的星空灯海最美！”

以东方之珠著称于世的香港，全仗着这些灯，这些星。

此时此刻，由美子才真正体会到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崇尚星，从古一直到今，几乎每一颗星就是一部奇特的神话，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在众多的星的神话和传说中，她最痴迷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，一次又一次的梦幻里，她自己就变成了那情有独钟的织女星。她在漫天星海里寻找着，终于找到那晕着红光的织女星，自然又觅到那耀着蓝彩的牛郎星。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此刻，地上哪一个人是牛郎？她心中的牛郎呢？

丁大伟！

“丁大伟”，由美子心儿一颤，她竟然记住了这个名字！在日本，有好几位萍水相逢的男青年向她说出过自己的名字，而且一再强调，她怎么也记不住，唯其这飞机上邂逅的香港青年只提了一下名字，她便记住了它。

如果这就是父亲所说的缘份，她与丁大伟就算是有缘份了。实在是好笑！仅仅是一面之交呀，何况他现在是不是因为犯案而关押在警署呢？

然而，在她心中实实在在地有了他的一席之地，怎么抹也抹不掉的一席之地了。最是那一幕，在她心底激起涟漪，激起浪花，激起狂澜的一幕，似乎是铭刻在心，永志难忘了。

天空突然漆黑一团，飞机颠簸得厉害，像要堕入万丈黑洞里一样。

“啊！”由美子心里恐惧并叫出声来。

“小姐，别害怕，飞行中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。”香港青年的镇定自若，对由美子产生影响力，她仿佛大胆了许多。

机窗外电闪雷鸣，暴风雨接踵而至。由美子嘴里虽不说怕了，可听到室舱里别人的恐怖的喧哗声，心里仍感到毛骨悚然。

“咔嚓”一声下来，由美子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。

“小姐，害怕是没有用的，如果真有更大的危险，空中小姐会通知大家背上降落伞的。”

越是安慰，由美子越感到胆战心寒，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一样。她一把抓住了丁大伟的肩膀：“丁先生，抓紧我，再紧点，我好怕呀。”

丁大伟发现由美子实在是被雷电吓坏了，顺势握住由美子的手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。

她感到了支援，得到鼓舞，似乎急流中抓住了一根漂木，一阵绝处逢生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不知不觉，雷雨停了，金灿灿的阳光又透入舷窗，把光明撒进每一个乘客的心里。

由美子一直依偎在丁大伟的肩头上，仿佛搏击风浪以后驶进港湾的小舟。平静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还在他手心里，倏然间一股热浪袭上脸面，酥酥地撩人。

她神经质地将自己的手抽出来，并微笑地说：“丁先生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为什么要谢我呢？天有不测风云，谁也无法改变它呢。”

丁大伟的睿智豁达，幽默大方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。

那牛郎星眨了几眼，由美子怔了一下，才回到现实中来。她低眉一笑，想到在日本，她从不与男孩子有任何接触，拉拉手的事情都没有；飞机上，她的手却紧紧地攥在一个男孩子的手心里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哟，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滋味。现在她才仿佛刚刚意识到什么是男人的魅力。面孔的英俊算得了什么！人品高雅，气质潇洒，那才是男人的真美。

丁大伟是具备这种真美的男人，虽然他们在短短的旅途中相识，但她坚信，他是这样的男人。

由美子回过头来，娇昵地扑进母亲的怀里，柔声说：

“妈妈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睡不着。”

妈妈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，安慰道：“初来乍到，是有一个习惯过程。我也一样，刚来时也很难入睡，住上一段时间后，就好了。”

由美子从阿妈怀里抽身出来，迷惑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认识我爸时，那心情是什么样的滋味？”

妈妈先是一愣，后才不解地问：“由美子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由美子含羞脉脉地支吾着。

妈妈是个精明心细的女人，对女儿的心，似乎有所察觉，于是，她故作正经地说：“哦！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又在想那位中国青年了？”

由美子羞涩地一笑，并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妈妈，那姓丁的先生，不像是歹人，我倒觉得他是位睿智能干的青年。”

“由美子，中国有句名言，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如此

器重他，我想，你也许爱上他了吧？”

“妈妈，你……你别瞎说，我可没那个意思。”由美子佯作不高兴的样子，其实是企图掩饰心中的爱意。

妈妈亲切地微笑着：“由美子，别瞒妈妈了，你的眼神和表情，已经告诉我了。他真的那么可爱吗？”

由美子望了望悠远的夜空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妈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是患难之交啊，他的举止言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可惜我们……”

“由美子，你对他动了真情？”

“可惜我们分别得太仓促了，令人遗憾。”由美子叹了一口气。

“由美子，一个女孩不要过于痴情了，特别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更应如此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香港虽然美丽，但这里与东京一样，四处都充满着邪恶、凶险。稍有不慎，就会坠入泥潭。孩子，你要多加留意啊！”

“妈妈，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放心吧，我会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情感的。”

“嗯！这么说，妈也就放心了，孩子，快睡去吧。”阿妈催促着。

可由美子依然伏在阳台的栏杆上，恋恋不舍地望着山下那美丽的夜景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，香港的夜景，比东京还要绚丽多姿，我觉得，我似乎已爱上了这地方了。”由美子激动地说。

“由美子，我知道，你不仅爱上了这块神秘的地方，而且

还爱上这儿的人，对吗？”

“妈妈！你又在嘲笑我了吧。”由美子被阿妈羞得满脸热烘烘的。

妈妈扶着由美子的肩，深沉而柔情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的确长大了，对爱与憎，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标准，妈妈很相信你。说实话你父亲很想你爱上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，今后西屋公司的重任，将会落在你们的肩上，你明白父母的心吗？”

妈妈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，顿使由美子感慨万分，她情不自禁地拥着妈妈，激动地说：

“妈妈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”

妈妈拥着由美子，高兴地微笑起来。

西屋百货商贸公司座落在香港繁华的中环皇后大道上。

一幢高大而雄伟的大厦，镶嵌着华丽的玻璃幕墙，大门正上方，立着几个醒目的巨大字牌“西屋百货商贸公司”。

这幢豪厦原来是一位德国商人修建的。由于香港商界和市民不约而同地发起抵制德国商品，这家公司被迫倒闭了。

就在此时，由美子的父亲大岛茂买下这幢大楼，他想在香港大干一场。

德国人没呆住，日本人要想呆住也并非容易。因此，有人曾好言劝过大岛先生，说香港市场虽然前景看好，生意好作，但是风险大，弄不好，也会落得像德国佬的下场。

香港商界人际关系复杂，竞争激烈，许多野心勃勃的实业家和商业巨头，都妄图独霸香港市场，何况，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”，有许多外籍商人都被这里的地方势力压垮挤走了。

然而，大岛茂却没有接受别人的所谓忠告，固执地在这里竖杆立旗，奋发图强。

他之所以敢在香港搏击一场，不仅因为自己的胆识和经验，还有秘而不宣的原因。

大岛茂的父亲大岛康曾经把生意做到香港来过，结果栽在香港地方势力的高压下。父恨子雪，大岛茂重返香港，决心与这儿的势力较量一番。

大岛茂以优质的日本商品，加上价格低廉，很快地在香港打开局面，并站稳了脚根。

由美子一大早便随父亲来到西屋公司大厦。

她对父亲的公司并不感兴趣，但又不想违背父亲要求她了解公司的意愿。

办公机构在大楼上端，底楼的大厅是西屋商品展销的地方。

到西屋来的，全是四海各方的商界名士和大佬，他们所需的商品，都是大宗购出，远销世界各地。

由美子走进父亲的办公室，电话就不断响起。父亲急着处理他的事务，也没空与女儿闲扯闲聊了。

由美子没事，便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独自翻阅着一本印制精美的时装画报。

在大学里，由美子是学时装设计的，她打算今后做一名时装设计师，并且希冀自己将来的名气要远远超过皮尔·卡丹。

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一位青年人走了进来，由美子埋头看书，没去理睬他。

“董事长，我回来了。”来人向父亲说道。

大岛茂放下电话，很热情地招呼着：“阿伟你回来得正是时候，我正急着呢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惊奇地问。

“唉，四处打电话要货，仓库里差不多弹尽粮绝了，真要急死我罗。怎么样，你这次去日本，有收获吗？”父亲急不可待地说。

“董事长，别着急，西屋公司的货船明日就到香港，叫客商多等一天吧。”

“嗯，这太好了，阿伟，你为我解了大围罗，我不知怎么谢你。”

“没什么，为西屋，也有我的份嘛。”年青人口气谦逊地答道。

“好！这样吧，你先休息一日，我马上给你加薪晋级呢。”

“谢谢董事长！”年青人说完要离开办公室。

此时，由美子放下手中的画刊朝年青人看去，她想知道，父亲为何对这位年青人如此厚爱。

由美子的目光与年青人的眼神碰撞在一起，她不觉愣住了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怎么是你？”由美子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大岛小姐，这……这倒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年青人也迷惑地望着她。

更觉惊奇的是在一旁的大岛茂，他见两位年青人神情痴迷的样子，不禁问道：

“由美子，你们认识？”

由美子从惊愕中恍悟过来，忙答道：

“爸，他……他就是与我同机来港的那位丁先生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你。”大岛茂目光转向丁大伟。

“大岛小姐，原来你是董事长的……”丁大伟恍然大悟地说。

“哈哈……”大岛茂见他俩如此情景不由得仰头大笑起来。

“嗨！这简直是无巧不成书啊，没想到，你同我女儿同机来香港，多亏你一路关照，阿伟。”

“很抱歉，我不知大岛小姐是您的千金，照顾不周，请多多谅解。”丁大伟红着脸说。

“阿伟，你别客气，早知有你与她同行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由美子见他俩说得很投机，而且自己还无机可插嘴，便来到父亲面前，娇嗔地问。

“爸，丁先生原来是你的人？”

“哦！我光顾说话，还忘了介绍。”他望了望丁大伟，便对由美子说：“阿伟是我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的，我见他聪明能干，办事踏实，效率极高，因此，我便让他作了我的助手。”

由美子听了父亲的介绍后，又转身对丁大伟说：“丁先生，没想到我们又在此见面，这真是天意啊。”

丁大伟羞怯地看了她一眼，难为情地说：

“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这可谓是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

由美子深情地望着他，心想，昨日还在苦苦思念他，生怕自己无缘再见到了他了，没想到，他竟然是父亲的助手，转眼之间，并轻而易举地又遇上了他。

真所谓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

她与丁大伟，真是有缘份。尽管昨天匆匆一别，今日又

得重逢，这难道不是苍天有眼，命中注定的情缘吗？

想到这里由美子不觉脸颊泛起一阵潮热，心也不停地狂跳着。

此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又骤然响起。

丁大伟急忙走过去，拿起了电话放在耳边。立刻，他手持电话对大岛茂说：

“董事长，是找你的。”

大岛茂走过去，接过电话，正要说话时又用手蒙住话筒，回头对由美子和丁大伟说：“阿伟，你今天没事，就带由美子到四处逛逛，中午送她回半山别墅。”

“董事长，这……”丁大伟摆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，望着大岛茂。

“快去呀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开我的车去吧。”说着大岛茂从办公桌上拿起车钥匙，递给丁大伟。

可丁大伟不敢去接，畏畏缩缩的，一副难为情的样子。

丁大伟一时间还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。昨天在飞机上，他与大岛小姐平起平坐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；一夜之间，她竟成了自己老板的女儿，地位悬殊，再要他与她相处，难免不有些隔膜。

丁大伟犹豫不决时，由美子很快从父亲手中接过钥匙，并高兴地说：“谢谢爸爸！”

“快去吧，阿伟陪你玩个痛快。”

由美子转身拉了拉丁大伟的手，柔声说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走。”

这时，丁大伟才勉强地随由美子走出办公室。

丁大伟驾一辆崭新的“凌志”轿车，带着秀美娇柔的由美子，沿着皇后大道，向西驶去。

他故意将车速降低，好让由美子饱览香港街景和市容。

然而，由美子的心里却另有所图。她同丁大伟一道出游，目的不在于观赏市景，而是想借此机会了解他。

“阿伟！”她也像香港人一样称呼着他，“我们去什么地方？”她问道。

丁大伟含笑道：“时间这么短，我能带你去哪儿呢？只能在街上逛逛。待下次有机会，我会带你到香港所有好玩的地方去呢。”

由美子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阿伟，别管我老爸，你尽管带我去好玩的地方，我可不会那么守时的。”

丁大伟很为难地答道：“大岛小姐，话虽是这么说，我不敢违反董事长的旨意，如果他怪罪下来，我如何担当得起呢？”

“胆小鬼！”由美子责备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又说：“阿伟，你放心地带我去吧，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”

其实，丁大伟心里很想与由美子在一起，只是慑于大岛先生的威严，不敢轻易违犯而已。既然小姐能承担一切，他又何乐而不为呢。

于是，他欣然地说：“既然大岛小姐非得如此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。”

“阿伟，你同意啦？”由美子兴奋地问。

“嗯！今天我会让你玩个开心”。

说完，丁大伟猛踩油门，轿车像飞一般地向前驰去。